

小城纪事

徐景洲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小城纪事

徐景湘 著



淮阴师院图书馆 580270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城纪事/徐景洲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12
(神州作家文库丛书, 第2辑/陈钧,薛家太主编)
ISBN 7-5059-4181-X

I.小… II.徐…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6838 号

书 名	《神州作家文库》丛书(二)(10册)
主 编	陈 钧 薛家太
出 版 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部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阮增宝
责任印制	葛 兰
印 刷 厂	江苏省新沂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950千字
印 张	70.125
插 页	20页
版 次	200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181-X/I.3258
定 价	140.00元

目 录

第一辑 城南旧事

跑反	(3)
小名	(5)
看“白电影”	(7)
贵族游戏	(9)
捉鳖	(11)
劲疙瘩	(14)
十字街口	(16)
大鼓场	(18)
捉鱼	(21)
四角号码新词典	(23)
两个老地主	(26)
两个老头之死	(29)
挖地道	(32)
地道的悲剧	(34)
杨树行	(37)
二小	(40)
夜半琴声	(43)

夏夜纳凉	(46)
打果子	(48)
窃书	(50)
排队	(53)
小秘密	(55)
吃肉啃骨头	(57)
洗澡	(59)
斗反动分子	(61)
军装的故事	(63)
美容理发店	(66)
参加红卫兵	(68)
足球缘	(71)
小保姆	(73)
推磨	(76)
全哥	(78)
高台子	(81)
玩枪	(83)
“文革”时期的爱情	(86)
打元宝	(89)
捉蜻蜓	(91)
斗私批修	(94)
书是我的亲人	(97)
误会	(100)
吃山芋	(102)
烧火	(104)
喊“妈”叫“娘”	(107)
偷毛毡	(109)

第二辑 浮世小绘

皮肤科和性病科	(113)
服从分配	(116)
纯属虚构	(118)
借书不还	(120)
买《围城》	(122)
歪打正着	(124)
抄袭的理由	(126)
误读	(129)
不能骂小人	(132)
离经叛道也潇洒	(134)
某领导的自我表扬术	(137)
民主评先进的喜剧	(139)
扫地现象	(141)
不先生	(144)
电脑轶事	(146)
修车记	(149)

第三辑 家事春秋

我的原始森林	(153)
大义灭亲	(154)
两地书救座楼	(157)
理发妻	(159)
生日礼物	(161)
亲热	(162)

绿书包	(164)
意外之乐	(166)
飞来飞去的鸽子	(168)
变化	(170)
买电脑	(172)
关于“美人出浴”	(175)
外爷爷的死	(177)

第四辑 人在旅途

萍水情	(181)
高考准考证与录取通知书	(183)
有同学自美国来	(186)
有同学自澳大利亚来	(189)
管粪记	(191)
买柴油	(193)
等待	(196)
作文买书之乐	(198)
花自己的钱买书	(200)
永远的回报	(202)
喝醋	(204)
告状	(207)
老徐	(209)
邻居	(212)
虫亦可雕也	(215)
何时读书	(217)
风范	(218)
烧掉的眉毛长更好	(220)

为写作而出走的女孩·····	(222)
生活五态·····	(226)
出书之后·····	(228)
绿楼梦·····	(230)
文学情结·····	(235)
写作迷老梁·····	(237)
做官的文友·····	(241)
幸福像内衣或外衣·····	(243)
后记·····	(245)

580270

城南旧事

078026

謝南田事

跑反

1967年年底，造反的两派早已斗腻了“走资派”，相互之间开始由文攻转向武斗了。属于最小“走资派”的父母亲带着弟妹们到乡下的姥姥家避难，县城的家里，只留下我和外爷看家。

据说两派是为争夺县委县政府的大印而大打出手的。先是一派把另一派赶到人民剧场里，接着又把他们逼到人民剧场的楼顶上。我家那时住在与人民剧场隔了一条街道的名叫高台子的居民区里，常常与街坊中的孩子们，爬到院中的大枣树上看热闹。只见那楼下人或用弹弓朝上射，或组织敢死队拿着木棍铁棒头戴安全帽朝上爬；那楼顶人，或拿棍棒猛击，或揭瓦片下掷，双方高音喇叭还不断播放语录歌和劝降书。相持数天后，终于有人从楼上掉下来摔死了。死人的一派声言要为“革命烈士”报仇，未死人一派抓紧调援兵，武斗急遽升级。

外爷害怕了，说咱得跑反——他给我解释，跑反就是旧社会打仗时，老百姓离家避难。第二天早晨，阳光明媚，但又清冷，街上有不少臂戴红袖章、三五一团的人，在交头接耳。我们急忙穿过菜市场，绕道火车站前的乱坟岗子，穿过铁道线，一路朝北走去。

出县城七八里，遇到一个拉板车的。外爷拿出烟袋让人吸，人家不吸，就让我上了车。外爷不停嘴地讲县城里打派仗的事给那人听，我则迷迷糊糊睡着了。到了官湖街，那人到家了。我与外爷在路边吃了饭，他又给我买了一些花生，就上路了。外爷还是不停地说话，讲故事，我则不停地吃着花生。不久，花生吃完了，外爷的

故事也听腻了，我就喊累，坐在地上不想走了。外爷叹口气，说花生吃完了，怎么不早说，现在走在漫野湖里，到哪儿再买；现在天都快黑了，野地里有狼，要抓紧走。外爷到路边找了两根木棍，一人一根，有时他牵着我，有时我自己拄着走，轻松了许多。

如今回忆路上的情形，依稀记得的，是天傍晚的时候，在一个村里，向人家讨水喝，我差点被狗咬了一口；只记得走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外爷给我拾过花生吃，他自己还拾过山芋吃；只记得天黑后，在一个小镇子上，有宣传队演出，我们挤进人群看了一会；只记得后来走在大山边，山很黑很高，像个大妖怪，很恐怖；只记得我的身上因为不停地出汗，潮湿而又冰凉，肚子又饿，而那路好像永远走不到尽头，于是我想家，想父母，想弟妹，想邻居的小伙伴，心里凄凄惨惨，眼泪老是在眼圈里打转转，两腿木木地，脑子里也木木的，只知跟着外爷机械地往前走，走，走。11岁的我，和60多岁的外爷，一老一少蹒跚地走在野地里，真是一幅典型的跑反图啊！

当我们走上一座大桥时，外爷突然兴奋地喊了起来：“到家了！到家了！”这时，他不知哪来的劲，竟然背起我，大步如飞。终于到家了，外爷放下我，使劲敲门。门开了，出来许多人，都围着我，说真不容易，这么小的孩子，走这么远的路。小姨还抱起我来，不住嘴地喊“俺大外甥”。母亲大声说：“都快半夜十二点了呢！”姥姥忙着去做饭。我被抱到床上，不一会儿，就睡着了。第二天，我成了英雄，左邻右舍的人，都来夸我，都来听外爷讲县城里两派打仗的事，讲路上怎样把我一步步哄到家的，热闹了好几天。但不久，我们全家又开始跑反了，因为派仗已从县城打到了乡下，而且已发展到动刀动枪的地步了。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冰冷的早晨，舅舅推着一辆独轮车，一家六七口人，朝山东的老家奔去。从未出过远门的我们这些小孩子，走在沂河高高的大堰上，感到从未有过的新奇，大家互相嬉闹追逐着，与我那天的跑反相比，简直又是一件开心的事了。

小名

现在的小孩子都很娇贵，起个小名，做父母的都要绞尽脑汁，有的还要兴师动众。可我们小时候却不是这样，取的小名大都简单明了，好像随手捡来似的。

记得街坊中有一家住在大路口，父亲在平马车社拉板车，长子便叫“大路”，一者就地取材，二者拉板车的最喜欢走大路。第二个还是男孩，干脆就叫“二蛋”，哪有男孩不长蛋的？三子生下来就是个大胖小子，又处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形象分外喜人，就叫“三胖子”了。吃饭时，一声“大路二蛋三胖子”，合辙押韵，一呼三应，特别入耳。

临街一排住着三户烧茶炉的。那第一家的男孩叫“黑孩”，茶房里整天烟熏火燎，煤灰弥漫，不是“黑孩”才怪呢！第二家的男孩叫“老早”，天老是早，茶水自然就好卖啦。第三家的男孩叫“转运”，取“时来运转”之意，做父母的显然不希望子承父业，将来儿子的命运能够转好才是。

鞋匠的三个儿子个个长得都很俊，却“大丑”、“二丑”、“三丑”依次叫来，说这是反着叫，越叫丑就越能长得俊。还有一户卖烟酒的人家，酷爱打牌，三个儿子竟然以“丁勾”、“皮旦”、“老K”为名，实在令人忍俊不禁。那时还不兴计划生育，独生子极其娇贵，因而取小名也就要特殊些。街坊中有三家的孩子是独子，一个叫“根”——命根；一个叫“贵”——宝贵；一个叫“娃”——叫起来挺嗲的。其他小孩还有叫“全家”、“保全”、“互助”、“小房”、“冬生”、“建

军”、“小喜”什么的，来历大都在名中明摆着，叫起来也都十分琅琅上口。

说起女孩子的小名，那就有些寒碜了。那时的人重男轻女，因而取名也就分外不用心思，什么珍、芹、彩、英、侠、花、兰……不怕重来复去，只管叫就是了。如果家中女孩儿多，那就大彩、二彩、三彩……地依次“彩”下去，倒也十分省心。有一家生的第五个还是女孩，一气之下，连“五花”都不给了，就叫她“臭盐豆子”，也不管她将来大了提不提意见。你也别说，这一“臭”不打紧，第六个竟是男孩。那是1969年，造反的红卫兵两派正搞大联合，于是就给他起了个“联合”的小名，既喜庆又有时代感。

我家弟兄三个。二弟出生那年，正值1958年大办工厂，于是取名“工厂”，十分时髦。三弟出生那年，夏天特热，而他出生那天，正是立秋，天气骤凉，于是取名“秋凉”。后来有爱好文学的朋友，说他的这个小名取自宋词中的名句“却道天凉好个秋”，这实在是过誉了。我是国庆节刚过不久出生的，就取名“华”，意取“中华”，很响亮，也很新潮，是那个年代里叫的最多的小名，左邻右舍中，就有同一年生的三个小男孩叫这个名字。后来为了便于区别，一个叫“大华”，一个叫“中华”，那个出生月份最晚的，便叫“小华”，而那个叫“小华”的小男孩，就是今天已逾四十岁的我了。

看“白电影”

20世纪60年代，县城里只有一座露天电影院。那时，文化生活极其贫乏，所以看电影就成了小孩们夜晚的赏心乐事。但家家刚够得上温饱，哪里会舍得天天拿出五分钱买张电影票让我们去“高消费”？但电影无论如何是要看的，于是，看“白电影”便应运而生了。

所谓看“白电影”，就是不花钱看电影，也即白看电影。它大致可分为合法和非法两种。合法的，就是当你个头不足一米时，只要有大人带着，就可大摇大摆地免票步入电影院。但这种看“白电影”的合法权利，要不了几年，便会被自己那不断增长的身高给无情地剥夺掉。此后要看“白电影”，就只好去走一条艰险而又刺激的“不法”之路了。

开始时，我们只知道从正面进攻。剪票的时候，守在门边，一旦把门的与人争吵起来，就不顾一切地从他身下窜过，胯下之辱，那是值得的。要不就瞞上一个面善的大人，弯腿缩腰，帮他抬一下凳子，或者像个“跟屁虫”，钻进他的大衣后面，碰巧也能蒙混过关。再不然就顺着大门缝往里瞅“窄银幕”。一道门缝往往会串糖球似的挤上好几个执着的小脑袋。电影演完了，脖子也累转了筋。但可恼的是把门人不断走来走去，有时干脆一屁股把门缝堵个死。此时你还得忍气吞声，否则的话，撒一把土，吐一口痰，弄得你“满面尘灰烟火色”，那才得不偿失呢！

正面进攻的风险毕竟太大，扭着耳朵被从门里揪出来的时候

也不少,于是又有了迂回包抄的战术。电影院的后墙根有一个大阳沟,黑乎乎,粘叽叽,外接一个藏污纳垢的臭水塘,但对我们来说,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暮色苍茫时,先扔几个石子火力侦察一下,然后便撅臀,耸肩,弓腰,作狗爬状,匍匐而过。尽管浑身臭得像屎壳郎,但心里却充满了解放军冲过敌人封锁线时的兴奋和自豪。不过天长日久,总有悲剧收场的时候。那被电影院的人发现时拳打脚踢、原路送回的惨相,至今想来,仍令人不寒而栗。

地道战失利,还可空中作战。垫砖头,搭人梯,先把墙头上的尖玻璃敲掉,然后便可将军般骑上去高瞻远瞩了。若值盛夏,凉风习习,神清气爽,和电影院里那些臭汗淋漓、拥挤一处的有票观众相比,不知要风光多少倍!但得意忘形时,电影院的人会猛然怒吼一声,再饶上几把石灰粉,使你永远不再想当骑墙派。

随着年龄增长,智商提高,又有了智取的绝招。撕下红红绿绿的电影海报,用针扎出一张张带锯齿孔的票面,然后用笔精雕细刻上票价,自以为几可乱真了,就在灯光暗淡、人多拥挤时,怀揣着一颗要跳出喉咙口的心,去演出一幕精彩的“智取威虎山”。但时运不济时,纵然“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也难逃把门人的一双金睛火眼。他会嘴上吼着“小孩想哄老人钱”,脚踢手扭地把你轰出去。而此时周围的人像看耍猴似的,还会对着你来一阵开怀大笑。

终于到了山穷水尽的那一天,而我们也蓦然发现自己已是“英俊少年”了,那些偷鸡摸狗的种种看“白电影”的勾当,从此便再也不屑一顾了。

贵族游戏

许多“贵族体育运动”，其实和我们小时玩的游戏，何其相似乃尔。

相距十多米远，放上一排砖，然后用砖头去砸，砸倒的多并且砸坏的多，便是赢家。这种名叫“打土地老爷”的游戏，就极像打保龄球。但胜者却没有奖励，而是由负者头顶着砖块围着场地转上三圈，再搬来好砖重新摆好。这游戏还有许多变招，为增加难度，把砖竖着放；为增加击打效果，在砖顶上放一块半截砖，或者二三块砖高高地接在一起；为增加喜剧色彩，像多米诺骨牌似的，排上很长一溜砖，看谁击倒的多。不过打土地老爷也极有风险，因为游戏的最佳场地，总是堆满了砖头的建筑工地，而一场游戏下来，难免不会遍地碎砖狼藉，若被看工地的人发现，不仅挨泼妇般的臭骂，还要追打得老远老远，并恫吓要到学校去告状。那惨痛的结局，比被我们痛打的“土地老爷”，实在强不了多少。

打土地老爷是城里小孩玩的游戏，而与打高尔夫球极相似的打蜡杖，则是农村小孩的发明。我是放暑假时，在乡下姥姥家跟小舅学会的。那作手杆的，是一根米把长的带弯头的木棍，蜡杖则是两头削尖的乍把长的柳树棒。最佳的场地，则是生产队宽阔的打麦场。将蜡杖放在高岗上，让一端高高翘起，用手杆带弯的一头，猛砸下去，待蜡杖高高弹起时，再用手杆对准蜡杖全力向上向前击打，那蜡杖便划着优美的弧线飞了出去，谁打得远，谁就是赢家。因为打蜡杖既要技巧又要力量，所以自诩为打土地老爷能手的我，